



小荷尖尖 滨州市中小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本栏目报纸订电话: 8171968/8171969 新闻报道热线: 15254378989

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【学生作品】

住在我心里的人

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李韶莹

窗外下着淅沥的小雨,我泡了一杯茉莉花茶,独坐窗边。伴随着嘀嗒的雨声,我的思绪被茶香带回从前,氤氲朦胧间,内心深处的脸庞愈发清晰。

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。小时候我总觉得白开水平淡无味,便跟着外婆学起了喝茶。外婆唯独钟爱茉莉花茶,夏天傍晚,祖孙两人在院里搬张小桌子,坐在木板凳上,与天边晚霞相对而坐。这时,外婆总是不急不缓地拿出陈旧的茶叶罐,几只布满细纹的陶瓷杯,慢慢捏起一小撮茶叶,徐徐注入热水,像是在进行一场庄重而神秘的仪式。茶叶在水中翻腾,像只只蝴蝶随风而舞,太阳的余晖洒下,镀亮了外婆花白的鬓发,照

亮了她那双装满了我的双眸……

我迫不及待地端起茶杯,外婆笑着拦住我,说:“喝茶不能心急。囫囵吞枣怎么能品出这茶的韵味呢?你以后的路还长,时间还多,一切都要慢慢来。”我似懂非懂。正是外婆的教诲,让我在茶香浸润的成长中,戒去了一份急躁,增添了一丝沉稳;洗去了一份淘气,收获了一份包容。在这一分一毫的得失权衡中,我渐渐远离了老家,久未闻到茉莉花茶香。

大年三十,我们一家人在外婆家团圆。初三这年,像这样全家团聚的时刻竟是为数不多的奢侈。推开门,老屋里的阳光味,泥土味,炒菜的香味争先恐后地钻入鼻孔,尘封的记忆开始鲜活起来。我奔向外婆,里屋的

窗台上摆着泡好的茉莉花茶,茶香的热气湿润了我的眼睛,外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,已经苍老了许多。岁月可以染白华发,却磨不灭外婆对我的关爱;时间可以加深皱纹,却淡化不了外婆的热情。我慢慢地饮下一口茶,细碎的茶沫在杯中打着旋,茶水滑入肺腑,初尝微涩,继而甘甜的回味缓缓渗入心田。种种思念,万般感慨浸没在茶水中。外婆品茶,也在品味人生,喝茶要慢,人生也要慢。

活在当下,让记忆中的人离得再慢些再慢些……茶香萦绕鼻尖,外婆永远住在我心里。深情可抵岁月长,时间的洪流并非不可逾越,思念,足矣。

(指导教师:石素美)

【学生作品】

世界赠予我的

邹平市鹤伴中学 王雅晗

当我在黑夜的碰撞中彷徨时,一丝黎明的曙光悄然划过黑布般的天空,世界仿佛被施了魔法,一切焕然一新。世界慷慨地赠予我一双清澈的眼睛,赐予我珍视这个世界的宝贵机会……

升入初中以来,功课陡然增多,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令我应接不暇;第一次离家住校,有五天的时间见不到家人;朋友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渐渐变得微妙……这一切,如同重拳一般,砸向还未长大的我。

世界给予我的,仅仅是这些吗?不,我不甘心——我开始努力寻找生活的光明与温暖。

上学的路上,我偶然瞥见了一棵桃树。它孤单地站在墙角处,显得那样渺小,宛如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它并没有因此沮丧,相反,它悄悄地将枝叶伸展。一朵朵娇艳的花探出栅栏,花枝在风中欢快地摇曳着,像是向朝阳热情地招手。那朝阳的晨光如同金色的纱幔,轻柔地洒在桃树上,为粉嫩的花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。我被这迷人的景象深深吸引,情不自禁地摘了一朵,轻轻插在发丝间。我也朝着朝阳的方向前行,带着这朵桃花,沐浴着金灿灿的晨光。就在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,原来那束光从未消失,它一直就在身边。

放学回家,推开家门,一幅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:妈妈的拥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驱散了我一周以来的疲惫;爸爸那充满关心的笑容,像盛开的花朵般灿烂,温暖着我的心灵;奶奶那慈祥的模样,宛如岁月沉淀下来的宁静港湾;还有饭桌上散着热气的甜豆汤,袅袅升腾的热气诉说着家的温馨。啊!温暖一直都在我身边,只是生活中的那些琐碎之事如同灰尘,遮盖了双眼。我一直盲目地向前,从未停下脚步去擦拭眼睛,去发现身边的美好。

世界赠予了我一双清澈的眼睛,让我看到了世间迷人的风景和美好的亲情。原来,温暖和爱一直都在。

(指导教师:张凤娟)

【学生作品】

泪水

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孟诗琪

“妈妈,外婆怎么了?”

“外婆啊,她睡了一个长长的觉,只不过再也醒不过来了……”

街上这对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秋风突起,吹乱了头发,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——农历九月初七,我的生日。那天的天空不知被谁打翻了墨水,乌云压头,片刻工夫,狂风夹杂着豆大的雨滴倾盆而下。

那天清晨,只记得妈妈接了一通电话,便急急匆匆地拉着我的手出了家门。

冷雨淅沥而下,寒意阵阵袭来,令人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,耳畔满是嘀嗒的雨声。客车终于抵达,妈妈迅速拉着我上了车,急匆匆地赶往外婆家。

那时,妈妈的额头上已渗出一层细微的汗珠,神色显得异常紧张,握住我的手也湿漉漉的,不住地颤抖。然而,令人费解的是,在我记忆中,妈妈从未有过如此神情,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?年幼的我并不知情,只以为妈妈在为我筹备生日惊喜,于是心中满是欢喜,其他的一切都抛诸脑后了。

妈妈和我到了外婆家。咦?外婆呢?以往外婆总会和大黄坐在大门口,笑盈盈地接我,今天怎么空荡荡的?哦!一定是外婆去给我做生日蛋糕了,想给我一个惊喜。我这么想着,便没心没肺地跑过去找大黄玩了。

妈妈和一群穿着黑衣服的大人满脸沉重地谈论着什么。朦胧的屋檐下,地面满是倒影的碎片。妈妈和那些大人的交谈声被嘈杂的雨声盖住了,我听得真切。不过妈妈那时的眼睛里,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。

雨哗哗地下着,落在地上,溅起了朵朵水花。雨点打在妈妈身上,顺着妈妈苍白的脸缓缓滑落。妈妈的眼睛怎么红通通的?是雨点落到眼睛里去了吗?

妈妈告诉我,外婆去世了。“什么是去世?”我并不知道,拽着妈妈的衣角,嚷嚷着要吃生日蛋糕。可妈妈告诉我,去世就是,外婆她睡了很长很长的一个觉,再也醒不过

来,也不能陪我玩了。

我怔怔的,周围嘈杂的雨声和那些大人的交谈声都没有了,脑袋里只剩下嗡嗡声,我的喉间不由自主地涌上了丝丝酸涩,视线渐渐模糊。我的眼睛里可以装下很多东西,却唯独装不下这两滴泪水。脑子里回想起外婆的往昔:外婆教我画画、刺绣,和我一起剥蒜,收玉米,还有玩泥巴大战……爱我的人不多,外婆她排第一个。这么想着,喉间的酸涩更是肆意地蔓延开。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,泪水如滂沱大雨般倾盆而下,试图缓解内心的刺痛:“妈妈——我想外婆……”那些眼泪仿佛之前深藏于不见天日的深井之中,此刻才喷涌而出。我的内心被尖锐的隐痛填满,即便是泪水也无法使之减轻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如此深刻而清晰的痛楚。

雨还在无情地下着,砸落在我的脸上,与泪水混合在一起。

妈妈只是用她那双冰凉的手轻轻抚了抚我的头,什么话也没说。她的嘴唇比之前更加苍白,几乎可以说是毫无血色。泪珠随着她的抽噎不断滚落,宛如断了线的珠子。她瘦弱的脊背微微颤抖着……

外婆本就矮小,如今更矮了——她躺在那个檀木盒子里,家里突然多出许多人,墙上也挂起了她的画像。外婆家再也没有外婆了。

(指导教师:石芳芳)

